

评论与争鸣

阳明子至善论的现代意义 (2007-8-13 6:27:05)

作者: 石永之 转载于: http://www.confuchina.com/

阳明子的至善论本来属于儒家人性论的话题。先秦儒家中,孟子的性善论从道德的内在性来谈人性,主张先天性善,确立了道德的内在根据;荀子的性恶论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论人性,主张后天性恶,注重礼制,强调儒家思想的外在规范。宋代理学力图打通孟荀,张载引入气来说明人性,区分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。程颢自家体贴出天理,并用来说明人性。自此以后,基本上就是用理和气来说明人性问题,并做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之两分,虽然说法各有不同。程颐主张性即理,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,论气不论性不明。朱子继承张载和程颐的人性论并加以发挥,更加注意性即理的义理阐发,同时认为气质之性的提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。朱子的思想能在几百年里影响中国社会,与他的人性论也是分不开的。朱子人性论所留下来的一点裂隙,在明代由阳明子的至善论补出。阳明子的至善论认为孟子从本源头上说性善、荀子从发用上说性恶,但是对于这两者都不执著。阳明子认为:性,一而已。这样就把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打并为一。他也接纳了宋儒的理气说,不过重点是放在心之所发处。

阳明子的至善论认为,至善是无善无恶,天地万物本自一体,无所谓善,也无所谓恶。人是天地万物的心,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即在此中获得,所以性本体是无善无恶的,而心本体即性,因而心本体也是至善的。心之所发便是意,顺天理而动是诚意,就是善;从躯壳上起念的就是私意就是恶,善恶出现了,良知就会呈现,让人为善去恶,以回复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。而透过阳明子的人性论,可以看出他论学的义理结构:天地万物本自一体-人-人心-人-天地万物一体。透过这一结构,可以看出阳明子的儒家思想是内在圆融的,对几百年来争讼不已的王门四句教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。而牟宗三对阳明子人性论思想的批评也反证了这一点。

今天我们可以借用阳明子的至善论重建儒家形而上学。新儒家一直致力于此,最典型的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上学,他提出了良知坎陷说,想用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。但是牟先生混淆了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,以至于他的努力没有成功。因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困难在于如何为它奠基,而形而上学奠基的困难在于人的有限性。人的有限性是在上帝的无限性所逼显出来的。而儒家传统认为人是即有限即无限的,用儒家思想可以更好地解决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。可以用阳明子揭示出的这个义理结构重建儒家形而上学,把心作为本体,用天地万物一体为它奠基。然后,用人性至善说明道德哲学,以人本身的认知能力说明认识论问题,最后,安排合理的社会制度去达成天地万物一体。

一、至善论对现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意义

现代新儒家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的、人本的立场,在哲学上,他们主要从事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。在他们看来,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儒家传统,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,唯其如此,才能从根本上重建儒家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系统。

现代新儒家的形而上学主要有两大派别:一是熊十力、贺麟、牟宗三等人为主要代表的"新心学"; [1] 二是以冯友兰为主要代表的"新理学"。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,其主流是"新心学"。

现代新儒学之心学一系的形而上学的建立,是从批判实证主义哲学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入手的。而牟宗三先生

的思想,代表了这一系的最高成就。他以儒家传统为主体,通过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对话,精心构筑了一个缜密而又庞大的哲学体系——道德形上学。下面,就以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为例进入本文的话题。

1、牟宗三:"道德形上学"

牟宗三认为,道德形上学中国古已有之。他说:"儒家自孔子讲仁起(践仁以知天),通过孟子讲本心即性(尽心知性知天),即已涵着向此圆教下的道德形上学走之趋势。至乎通过《中庸》之天命之性以及至诚尽性,而至《易传》之穷神知化,则此圆教下的道德形上学在先秦儒家已有初步之完成。宋明儒继起,则充分地完成之。"[2]这也是他特别重视宋明理学的原因。那么,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形上学又是什么呢?他说:"'道德形上学'云者,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。因此,道德的实体同时即是形而上的实体。"[3]但是仅此仍然难以叫人明白,需要进一步弄明白他在什么基础上、通过什么方式建立道德形上学,其目的又是什么。

牟先生是在通贯古今中西的基础上,通过与西方哲学(主要是康德)的对话,可以说牟先生一生都在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对话。但是他认为康德只有"道德底形上学"与道德神学,并无"道德的形上学"。牟先生区分了"道德底形而上学"(Metaphysic of Moral)与"道德的形而上学"(Moral metaphysics),认为"前者是关于'道德'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,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,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,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,形上学是借用。后者则是以形而上学本身为主(包含本体和宇宙论),而从'道德的进路'入,以由'道德性当身'所见的本源(本性)渗透至宇宙之本源,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,但却是由'道德的进路'入,故曰'道德的形上学'"。[4] 我认为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。那么这一区分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来的呢?

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牟先生对中西哲学的理解,尤其是他对更为根本的哲学的理解,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哲学的未来。牟宗三认为: "最成熟的智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,是普遍原理(泛立大本)与当下决断的互相摄契。我看西方哲学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所成的理想主义的大传统,最后的圆熟归宿是向中国的'生命学问'走。"[5]而且"中国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正当出路是在活转'生命的学问'以趋近代化的国家之建立。"[6]在牟先生看来,中国人的"生命的学问"是最重要的,不仅是中国人的正当出路,也是西方哲学的最后的圆熟归宿。

先来弄清楚这里的"生命的学问"说的是什么。他说:"中国人的'生命的学问'的中心就是心和性,因此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。"[7] 所以很自然,他给哲学下的定义就是:"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,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身说明的,便是哲学。"[8] 那么,中国哲学的未来又是如何呢?牟先生说:"我们看出了中国哲学的未来的方向: (一)根据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生命与耶教相摩荡,重新复活'生命的学问'。(二)吸收西方的科学,哲学展开智性的领域。"[9]

牟先生的这些话表明:就哲学而言,心性之学是人类哲学的圆熟归宿,而中国哲学又需要吸收西方的科学。那么,已有的中西哲学是有差异的,它们之间差异的要害何在?他认为:"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,就是中国哲学特重'主体性'(subjectivity)与'内在道德性'(inner morality)。儒家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'内在的道德性'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。西方哲学刚刚相反,不重主体性,而重客体性。它大致是以'知识'为中心而展开。"[10]

所以,虽然牟先生肯定中国传统学术、尤其是宋明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的价值,认为只有它才是"真正的形上学":但是也有不足,那就是没有开出新儒家的所谓"新外王"。

2、天与人:本体与工夫

正如黄玉顺先生在《牟宗三"道德的形上学"批判》中指出的那样:

由于牟宗三把儒家的形上的本体规定为道德心,这就势必陷入极大的困难:作为伦理学范畴的道德心,如何可能接纳作为知识论范畴的认知心呢?又如何可能进一步开出知识论、科学来呢?伦理学命题是关于应然的价值陈述,而知识

论命题则是关于实然的事实陈述。休谟(David Hume)早已证明了:应然命题和实然命题之间是不可沟通的。因此,道德心不可能生长出认知心,伦理学不可能自然生长出知识论,因而它不可能接纳科学。这样一来,现代新儒家"内圣开出新外王"的美好愿望就不可能实现了。[11]

那么,问题出在哪里呢?我认为问题就出在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把握上。这个问题太大,这里仅就他对王阳明的理解说一下,以求管中窥豹,以见一斑。前面已经清理了他对阳明子人性论思想的批评,下面的问题,可以看出牟宗三在心、性、天这几个层级上的理解和阳明子的不同。而且这也关系到重建儒家形上学思路的不同。

牟先生对阳明学可谓情有独钟,他开出新外王的办法就是让阳明子的良知坎陷一番,以求接纳科学。他认为: "《孟子》所说之本心,所说之良知,亦只有如阳明之所悟始能定得住。" [12] 但是,牟先生却阳明子批评说: 阳明虽义理精熟,然未至四无碍之境,如以生而知之,学而知之,困而知之,比配《孟子》尽心知性知天,存心养性事天,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所以立命,即完全乖谬。[13] 而且此义凡三见,决非偶尔之失。下面来看看牟先生的批评有没有道理。

阳明子说: "尽心、知性、知天,是生知安行事;存心、养性、事天,是学知利行事;寿夭不贰,修身以俟,是困知勉行事。"[14]

先看他的解释:

性是心之体,天是性之原,尽心即是尽性。"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,知天地之化育。"存心者,心有未尽也。知天,如知州、知县之知,是自己分上事,已与天为一;事天,如子之事父,臣之事君,须是恭敬奉承,然后能无失,尚与天为二。此便是圣、贤之别。至于"寿夭不贰其心",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,不可以穷通寿夭之故,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,只去修身以俟命。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,我亦不必以此动心。事天虽与天为二,以自见得个天在面前;俟命便是未曾见面,在此等候相似: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,有个困勉的意在。[15]

阳明子的这一说法是从工夫上说的,只有圣人能尽心知性知天,已

[第 1 页] [第 2 页] [第 3 页] [第 4 页] [第 5 页] [第 6 页] [第 7 页]

[关闭窗口]

版权所有: 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[©]2003-2007